

隐身者在夏天

● 张枚同 程琪 著

YINSHENZHETIAN



● YINSHENZHE
ZAI XIATIAN

隐身者在夏天

● 张枚同 程琪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隐身者在夏天

张枚同 程 琪 著

*

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 (太原并州北路11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临汾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5 字数:271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7-5378-0541-5

I·519 定价:6.00元

目 录

隐身者在夏天.....	(1)
土地，沉默不语.....	(76)
怪.....	(128)
大山的叹息.....	(195)
冷屋·深巷.....	(245)
山鬼二章.....	(258)
下里巴人.....	(277)
七月.....八月.....	(289)
界线.....	(308)
老舅.....	(318)
驴儿来驴儿去.....	(330)
上班.....	(344)
烟云.....	(353)
乔三的委屈.....	(365)
欲哭无泪.....	(378)

隐 身 者 在 夏 天

我的父亲是个破烂王。我小的时候，曾在他那个盛满五颜六色的挑子里拣到过一本叫做《隐身人》的科幻小说。那书写得阴阴森森。读到身临其境之时，常有毛骨悚然之感。以致使我在一次梦中竟制造了尿床事件，羞得我无地自容。但长大以后，这一切都渐渐淡忘，有时偶尔想起那个神秘莫测的隐身人，也视其为荒谬。

前年夏天，一个闷热欲雨的夜晚，我恶梦般地跟着老康走进一个豪华得令人眼花缭乱、舒适得令人骨头发酥的去处。当我眼睁睁地看着正人君子堂堂市经委公关部主任老康将数千元不义之财装进他那个黑得深不见底的提包之时，我突然间觉得饥渴难捱，悲哀无边！但我又深知自己不能如老康，于是我猛地想到了那个幽灵似的隐身人，而且立刻为想变作一个隐身人的强烈愿望折磨得浑身僵直，心尖儿乱颤！至此，一个活蹦乱跳的我，就象魔鬼附身，时不时地都会做一个梦——变作隐身人。其时，我就如同书中那个神奇的科学家，喝下一种特制的药水，瞬间将自己的血肉隐没，形体消失。然后赤身裸体自由自在地行走在这个世界上。来无踪去无影。淋漓痛快地去干自己所愿意干的一切美事和勾当，而且总是完全成功，绝不会被人发现。我的勾当中甚至连老康那个黑

得深不见底的提包也未放过。其妙至极。

及至后来我认识了苏娅，更是每夜必作隐身人。不论苏娅在哪里，我都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她的身边，而且按照我的意志极尽其乐。再到后来，我甚至大白天地就想入非非，想得维妙维肖。想得神智恍惚。但每当清醒之后，毕露之原形却总会更深地陷入难以挣脱的懊丧之中；进而，懊丧之情又转化为无限的悲愤！我就在懊丧和悲愤的煎熬中浑浑噩噩地度日，日渐变得近乎疯狂，干一些我所不能自制的事情。

—

我给苏娅打了电话，约她来这里会面，然后一起去吃晚饭。

残阳正血洗着这个北方的城市。宽阔的马路上一抹艳艳的血红。我斜倚在路旁一棵枝繁叶茂的树身后，嘴里叼着从老康办公桌上顺手抓来的万宝路香烟，无所事事地看着西去的或东往的行人车辆仿佛服从着一个统一的指令义无反顾地向前驰骋。浩浩荡荡。川流不息。成一股不可逆转的力量。渐渐，我又感到自己十分孤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似有一种无形的物质将我冷凝了起来。从此之后，我便再也不能融入这个轰轰烈烈的世界，即便混迹于人群之中，也依然是一个冷凝着的孤零零的我。我甚至弄不清是这个世界无情地将我抛弃，还是我冷漠地背离了这个世界。

我的身后是一条长不见头尾的集贸市场。嘈杂的叫卖声制造出经久不息的有如涛声喧嚣的噪音，伴着一股股分不出味道的污浊，将我团团围困。一个尖细的声音不知触动了我的哪一根神经，使我情不自禁地转过头来，我看到一个面孔黝黑而呆板的女子操着一口河南话象唱梆子似地叫卖熟牛肉。脏兮兮的布子下面露着一大块赤褐色的叫做牛肉却也许是马肉的肉。数不清的苍蝇在脏兮兮的布子上忽而变成一片黑色的斑点，忽而消失，在残阳的光照里，那布子就象魔术师手下变幻莫测的道具，我冷漠的目光下意识地把心中的悲愤倾泻在那块赤褐色的肉上。在我的眼里，那不是一块肉，而是浸透了油污的人民币的堆积。我坚信那个土里土气的河南乡下女子绝对比西服革履的我要百倍地富有。人们说，如今是“肥了当官的，富了摆摊的，穷了上班的。”这来自民间的俗语也许失之偏颇，但我却宁愿将它看作是真实的写照。如果不是老康时不时地照顾我捞点外快，我这个月工资七十多元的小干事，日子是无论如何混不下去的，我已二十六岁，除了年龄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去世的父母留给我的只是羞惭。而那个乡下女子谁敢说她是腰缠万贯的主儿？妈的，这公平吗？我常常觉得我的悲愤不是没有道理的。此时，悲愤之情又在我肚子里滚动，并条件反射似地滋生出满腹的坏水儿。我暗地狠狠地诅咒，恨不得让那块赤褐色的每斤售价四元七角的所谓的牛肉腐烂、变臭，生出豆芽似的蛆虫！

“哦，你好专心致志啊！”

我的胳膊被软绵绵地碰了一下。转过头来，见苏娅已在我身旁亭亭玉立，笑如花开。紧身的连衣裙素淡高雅，勾勒出胸前迷人的隆起；乌黑的披肩发油光发亮，尽情地舒展着；

光洁的脸上淡施粉妆，勾人欲望。一笑之中，富有魅力的眼睛已将一个足以使人粉身碎骨的媚眼递了过来。我的精神立刻为之振奋，又浑身麻酥酥似有微弱的电流通过。

我看看表说：“啊，你可迟到了。”

她嫣然一笑：“当然。我要不迟来一步不就高抬了你？”她又不无嘲弄地问我，“看上那个卖肉的美人儿了？”

“不，是她看上我了。对我暗送秋波呢。”我调侃地说，我挽起她的胳膊向前走去。“她好象在说，她愿意倒贴我十万八万。只要我娶她。”

“那你就答应娶她吧。钱可是个好东西，何乐而不为呢？”

“可惜她让我爱不起来，我爱的是你呀！”

“你少说这样的屁话！”她甩开了我的胳膊，“我已经对你说过，做朋友可以。但我不爱你，也绝不准你爱我！”

“不过，我想我还是有充分的自主权的。你说不是吗？”

“去去去，你真让人心烦！算了，别说这个了。你叫我来到底有什么事情？”

“请你吃饭呀！”

“不稀罕。”

“当然，吃饭只是次要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别着急。一会儿吃饭时再说。”

“好吧。到哪儿去吃饭？”

“老地方吧，怎么样？”

她撇嘴了：“哼，我知道你也舍不得花钱。去蹭老朱能算你请客吗？要说算我请你，那还差不多。”

苏娅的话不无道理。苏娅和老朱原先都在市歌舞团当一名滥竽充数的末流演员。老朱绰号“猪无能”。前两年，俩人相继离团。苏娅到市群众艺术馆搞舞蹈辅导，成天闲得无事可干。老朱钻进了北国大酒家，先当采购，一年后便混上了办公室主任，还承包了内部的一个商店。如今腰包很鼓，银行里有了一个显赫的户头。老朱在歌舞团混事时，曾是苏娅众多的追求者之一。虽然苏娅根本看不上他，他却对苏娅一往情深。如今他已结婚，但和我一样，喜欢苏娅身上的香味儿。要说讨好苏娅，老朱的资本自是比我雄厚。除了存款，他还有点小特权。他身为办公室主任，每月有两千元的应酬费可由他支配。所以招待苏娅也用不着他自己掏腰包。苏娅不花钱就可有好酒好菜供她享用，自是常来常往。当然，苏娅也得对老朱有所酬谢，那对她来说微不足道，我头一次到北国大酒家吃蹭饭，就是跟了苏娅去的，如今已是常客了，但我知道，如果没有苏娅和老朱的关系，我会象条狗一样被一脚踹出来的。

北国大酒家坐落在市中心。路不远。我和苏娅蹭着走，招来一路男子汉们嫉妒的目光。每当这时，我便觉得飘飘然，冷凝了我刚有的一点被温暖被溶化的惬意之感。我心里确实喜欢苏娅。我爱她。

我们到了北国大酒家，径直上二楼办公室找到了“猪无能”。

我说：“老朱，苏娅嘴馋了，今天来点肥的吧。”

苏娅不屑地撇撇嘴，对老朱说：“他这人总是既要拣便宜

还要卖乖。他想吃烤鸭，又舍不得掏腰包，逼着我领他来蹭你的油，反说是我嘴馋。我要是想吃，早一个人来了，用得着他陪？”

老朱说：“不管你们谁馋，反正是来吃我的。有朝一日我要是栽了，我可要向你们讨债的。”说着哈哈一笑，甩给我一支洋烟，又去给苏娅沏茶。我看到在苏娅接茶时，老朱手上来了个小动作。苏娅嗔怪地对他飞了一个媚眼，就算交了酒菜钱。

我心头掠过一丝醋意，但仍假装未看见老朱的小动作，接过他的话头说：“你老朱还能栽得了？将来说不定还有几天大老板当呢！退一步说，即便真的栽了，存在银行里的钱也是足够你享用一辈子了。不是吗？他妈的，你们都比我活得象个人儿！苏娅更不用发愁，有爹娘给的天生丽质，这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就给你留着一份呢。唉，只有我，小命儿太苦，来到这个世界上真他妈的是一场天大的误会！”

苏娅立刻正色道：“你少睬乎我。天下最悲哀的就莫过于一个稍有姿色的女人了！”

“嘿嘿，这话怎么讲？是马克思说的吧，听起来怪深奥的呀！”老朱嬉笑着说。

“马克思？嘻嘻，多刺耳！”苏娅耸耸肩，“这话是我说的！”

“你说的？那就纯属无病呻吟，故意作态。”老朱喷出一个圆圆的烟圈，“你难道还有什么悲哀？你要有悲哀，别人都得死！”

苏娅长叹一声：“唉，漂亮的女人总是不被人理解。有人说过，漂亮的女人是社会的麻烦。其实这话应该反过来说，是

社会给漂亮的女人造成了麻烦。事实不正是这样吗？因为她漂亮，社会上有许多男人就要围着她，捧着，娇她，宠她，想方设法满足她哪怕是一点最微不足道的或是许多根本不可能达到的需求。男人们无形中改变着她的一切。女人们又嫉妒着羡慕着她的一切。渐渐地，她就会觉得她必须穿最时髦的衣服，吃最美味的菜肴，喝最上等的酒，住最高级的住宅，拥有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切。然而她又往往力所不能及，于是她就有了种种的麻烦和悲哀。我现在倒真有点恨我的父母。假如他们给我的是一个丑字，我也许比今天活得更好。”

我说：“算了吧你，扯什么淡！想变丑那还不容易？最简单的办法是每天往脸上抹一层锅底黑。可你愿意吗？奥琪增白粉蜜抹少了还嫌不白呢！”

“你懂个屁！”苏娅似愤怒地瞪我一眼，“滚一边去！”

“不和你斗嘴。”我连忙挂出免战牌，“先吃饭吧。晚上还有要紧事做。”

老朱说：“吃啥？真的吃烤鸭？”

苏娅沉着脸不语。

我说：“就吃烤鸭。”

我们一起走出办公室，老朱去安排饭菜，我和苏娅进入雅座。不一会儿，便有服务员端来两升啤酒，几个精美的小菜。我和苏娅先斟了，慢慢喝着。老朱也来了，扔过一包良友，说是都已安排妥当，他要去忙别的事，不陪我们了，有什么需要的只管和服务员说。

老朱走后，苏娅问我：“你不是说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吗？”

我喝下一杯啤酒，说：“是这样的。下班之前，老康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交给我一件业务。当然是想照顾我捞点好处，这个你明白。老康对我够意思。”

“老康？什么业务？”苏娅转动着手里的啤酒杯，一副很不起劲的样子。

我又说：“老康告诉我，说何副市长介绍给他三个客人，是从大兴安岭阿里河林业局来的。他们想在市里建立个办事处，搞以木材换煤的业务。你知道现在木材走俏得很。我想这其中可以打不少的主意。所以老康才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就是这件事吗？”苏娅瞟我一眼。

“怎么，你好象不感兴趣？这可是件好差事，大有干头呀！如果办事处能顺利地办起来，对方的酬谢费少说不给几千？如果关系搞的投机，将来把木材生意揽过来一部分，倒腾倒腾，赚头不会少！”我很兴奋地说。

“那么，你是想拉我和你合伙干？”苏娅却冷冰冰地看着我。

我责怪地说：“你呀，怎么总是把你和我分得那么清？我赚了钱不也是属于你的吗？我想，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愿我说的不会错。”我说着又诡秘而多情地向她投去一瞥。

这时，服务员送来了烤鸭。自然还有葱白、荷叶饼、甜面酱。

“你们该准备结婚了吧？”服务员甜甜地一笑，这样问。不知是好心的祝愿还是恶意的取笑，“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我说：“就快了。我们正要商量结婚的日子呢。只是有一

个问题还悬而未决，不知是该她嫁给我还是我嫁给她。”

苏娅白我一眼：“无赖！”

服务员笑着退了出去。

我卷好一张荷叶饼，讨好地递给苏娅，她摇摇头，似有心事。之后又说：“谈点别的吧。我对你的木材生意不感兴趣。”

为什么？你可一向是对赚钱的事儿都感兴趣的。”我大口地嚼着饼，有点不可理解的盯着苏娅，“你是不是觉得赚不了钱？”

“别问了。反正我不感兴趣。”

我迟疑了一下，说：“好吧，我不勉强你。我原来也只是想让你知道一下这件事情，但你能陪我到宾馆一趟吗？去见见那三个人，探探深浅。好不好？我一向认为你的眼力比我要强。”

苏娅没说话，酒杯停在嘴唇上，显得无精打采。我便打趣地说：“你今天可怪，活脱脱一个王熙凤一下子就变成林黛玉了。”

“我头痛。”她说。

二

夜色笼罩了这个北方的城市。与南方那些五光十色的城市相比，这里无疑还显得十二分土气。如同时装模特儿与乡下姑娘之比。尚需脱胎换骨。街上的商店大都已关门，只有

为数不多的霓虹灯或依附着高高低低的楼房，或委身于商店的橱窗之中，机械地变幻着各自的色彩、文字、图案。似一首首无穷动的乐谱。路上的行人车辆零零落落，马路显得格外地空旷。没有一丝儿风。路旁枝叶繁茂的垂柳好象朦胧入睡了。甚为安详优美的姿态给城市的夜色增加了一层安谧恬静的气氛。但我于冥冥之中却能感知出与这安谧恬静极不协调的另一个近乎疯狂的世界的存在。那些或为金钱奔忙、或为权力地位搏斗、或为形形色色的私欲而图谋不轨的人们，此时或许正在灯红酒绿的宴席上，或许正在舒适豪华的高级套间，或许正在某个黑暗的角落，伸缩着各自灵敏的触角。似乎这夜晚正是大多数人特为他们让出来的一个时空。我明白，我和苏娅也属于这类角色。不过，我们自以为心眼儿还比有些人要好。

我骑着从老朱那儿借来的摩托，带着苏娅去宾馆。苏娅抱着我的腰，将头软绵绵地伏在我的背上。她还象吃饭时那样无精打彩，一句话也不想多说。我有点奇怪，心中似有一团疑云飘来荡去。下午刚见面时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就突然间中了邪？细想一想，我好象也没有在什么事情上得罪过她呀？苏娅，总是让人琢磨不透。她的脸贴在我的背上，热乎乎的，使我蓦地滋生出一股想要亲吻她的强烈愿望。于是，我故意把车从大街拐往小巷，在一个转弯处突然停下。我一手扶车一手伸过来将她轻轻抱住。我问她：“你到底怎么了？”

她还是说：“没什么。就是有点头痛。”

“不，你有心事。”我肯定地说。

她叹口气：“别胡思乱想，是真的。”

我俯下身去深深地吻她，她很顺从。但我明显地感到她

今天太缺乏热情。

我和苏娅的关系已非同一般，已有过多次的接吻拥抱。她虽然在嘴上对我往往很无情，但我能感到她心里其实也在爱着我。只是她表露出来的感情总是冷热无常。

我责怪她：“你真冷，整个儿一块冰！”

她抚摸了下我的脸。黑暗里，我觉得她的眼睛在盯着我：“你真爱我吗？说实话。”

“对天发誓！”我说。

她似想吐露点什么，却又摇摇头：“走吧，走吧。”

宾馆。315房间。敲开门，见三位客人都在座，好象正在讨论什么事情。屋内烟雾弥漫。

自然是我先把我和苏娅真真假假地介绍一番。我说：“我叫唐建铭，她叫苏娅。都是市经委的。康主任安排我们协助你们工作。特地先来看看你们。”

为首的客人立即热情地请我们入座，说：“好，好。老康已跟我说过。给你们添麻烦了。先认识一下吧。我姓章。文章的章。章鸿西。”说着掏出两张印刷精美的名片，恭恭敬敬地送给我和苏娅。又指指他的两个同事，告诉我一个姓吴，一个姓田。我低头看看名片，漆黑的铅字在他的名字上方标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头衔：大兴安岭阿里河林业局供销处副处长。我打量一下这个章鸿西，四十岁左右，微微发胖，一张黝黑的方脸敦厚老成，给人和蔼可亲、真实可信的感觉。他身着中山装，敞着衣扣，显得不拘小节。完全是那种从基层爬滚上来的干部模样，几乎看不出当今时代熏染的痕迹，倒好象有一股从大森林里带来的土腥气。俗话说，大老粗一个。他那两个同事坐在沙发上显得十分拘谨，坐的很不得法，让

人怀疑他们是不曾坐过沙发的土佬冒儿。两人的神情也是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

我回章鸿西一张名片，他接了，给我递过一支烟。我瞅瞅，是“金鸡”。没有一点名气的杂牌货。我心里立刻就有点小瞧他。

拿这种烟招待人，小家子气、寒碜！连我都拿不出手的！

“康主任告诉我，说具体事宜由你来协助我们办理。”章鸿西满脸堆笑对我说。“还说你人很精干，办事利落，关系也广。现在又添了这位小苏同志，哦哦哦，这位小苏同志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位聪明伶俐的姑娘。有二位协助，我这差事不挪窝儿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

“您太过誉了，章处长。”我说，“我们充其量是个跑腿的角色，还需要您多指点。对，小苏是我临时拉来的。我杂事儿多，怕有时顾不过来误了你们的事，必要时有些事情就得交给她来办。您是何副市长的客人嘛，事情只能办好，我们可不敢有半点疏忽呀！”我说着看看苏娅，怕她责怪我不经她同意就拉她上了贼船。但我马上发现我的担心纯属多余。苏娅在这一刻已奇迹般地恢复了“苏娅状态”。脸上无精打彩的表情一扫而去，换上了一副迷人的富有魅力的微笑，正十分有礼貌地注视着客人。

章鸿西起身要为我们沏茶，苏娅立即上前拦住，笑盈盈极为大方地说：“章处长您放着，我来沏。您来到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贵客了嘛，怎好意思让您为我们沏茶呀！”她边动作优美地沏着茶，边又问，“对我们这边的气候有点不适应吧？早晚很凉，中午又很热，饭菜也不尽适口。章处长可

要注意身体呀！”

有个洋人说过，一个人的微笑，价值百万美元。苏娅几个甜甜的笑，几句甜甜的话，使得章鸿西满面都是喜色。他频频点头道：“啊啊，还好，还好。气候其实差不了多少。只是这里比起林区来干燥一些。我们那儿雨水多，空气很湿润。”

“我想你们那儿的景致一定美极了！茂密的原始大森林我还只是在电影上画报上见过，真令人向往！可惜就是没机会去逛一趟！”苏娅说着，茶已沏好。双手递给章鸿西一杯。“章处长，您请喝茶。”

章鸿西接过茶杯，说：“小苏要真想去，那还不方便？等办事处搞起来以后，有的是机会。到时候我可以陪你走遍大兴安岭。请你吃飞龙。飞龙，知道吗？国宴上的美味。”

苏娅立即做出天真的样子：“啊呀，我有那样的口福吗？太好了！将来我一定去！一言为定呀，章处长。”

“君子出言，驷马难追嘛！”章鸿西信誓旦旦。

“其实，大森林也就那么回事儿。看景儿往往不如听景儿。阿里河我去过。”我信口胡诌道。

章鸿西眼睛一亮，把目光转向我：“哦？小唐去过我们那儿？什么时候去的？”

“好几年以前啦，去联系木材。”

“哦，哦。”章鸿西盯着我，直点头。

“你们那个地方，是个少数民族地区。叫什么旗来着？我索性与他摆起龙门阵来。

“鄂伦春自治旗。”章鸿西说。

“对对。是叫鄂伦春自治旗。你们有个副局长兼着旗的